

流血的 八十四小时

吴民民 著



流血的八十四小时

湖南文艺出版社

吴民民 著

流血的八十四小时

吴民民 著

责任编辑：曾果伟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87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印张：6.5 插页：3 字数：129,000

印数：1—26,500

ISBN 7—5404—0123—0/I·104

统一书号：10456·275 定价：1.40元



作者和冈田首相的儿子冈田贞宽（序者）



从左至右作者和当年2.26事件中的池田俊彦少尉背后站立者为日本私学会馆教授

序

冈田贞宽

以发生在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那起震惊日本朝野各界的青年将校起义事件为素材的文学作品，在日本已经屡见不鲜了。但是，由外国人来写，而且以我的父亲在这次事变中的经历，心理状态以及整个感情世界为主要内容的文学作品，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国家的一些记者和东南亚国家的对日本历史感兴趣的学者，为了了解二·二六事件中的某些情况，曾专程来日本找过我，但他们的作品或者研究论文，我却一点也没有看到。大概这也是因为彼此间工作繁忙，来往不多，没有继续保持联系，或者是因为外国人对于日本这样一个岛国，之所以会发生这种事件的原因，感到困惑，不可理解，因此也迟迟没有动手写的缘故所造成的吧。

然而这一次，我却亲手接过了中国年轻的作家——吴民先生所写的那洋洋十六万余言的稿子，清楚地看到了他的笔下所描述的关于我父亲以及二·二六事件的当事者们在那个流血的八十四个小时中所发生的充满着戏剧性的情景。

说来也很凑巧，今年正是二·二六事件发生五十周年的纪念日。因此，当我一边准备着合家去为我的姑父，也就是在二·二六事件中代我父亲去死的那位松尾大佐去扫墓，一

边翻阅着吴先生的作品时，我的脑子里就不断地涌现出那次事变中的各种情景。那真是个寒冷的初春，没有太阳，没有鲜花，风雪使人们只想蜷缩在屋子里取暖。谁也没有料到，十几个似乎是满脸热情的年轻军官，动员了一千多名士兵，对政府高官，内阁重臣和皇室人员，进行胁迫和暗杀。为了实现他们的某种政治纲领，不惜制造流血事件，从而使日本这个岛国不可避免地走上了毁灭之路……这种情景，对于我这个已经是七十岁的老人来讲，是那么熟悉。可是，我不明白，或者说感到疑惑的是，当今社会的年轻人，对这样的历史事件，会有兴趣吗？就日本来说，年轻人对于研究自己国家历史的兴趣早已被研究电子计算机各种编写程序和追逐金钱和名利的各种欲望所代替，而中国的年轻人呢？他们对于异国的历史会有兴趣吗？

我向吴先生提出了疑问，可是，话一出口，我就感到自己的问题提得很愚蠢。可不，在日本，对于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我们的兴趣，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从来就没有低落过。中国的《三国志》、《李鸿章》、《孙文》等著名人物的传记以及有关中国历史上重大事件的文学作品，我们日本人也不是一看又看，一版再版的吗？因此，我明白了，吴先生把从叛军军官的重围中奇迹般地脱险的我父亲的经历写成传记文学作品，一定是十分有意思，并且也一定会拥有大量的读者的。因为，这样的作品不仅仅是文学，更是一种对历史的记录。也许是由于这样的一种原因，我不禁对坐在我面前的这位胜于雄辩的青年作家产生了一种敬意。

第一次见到吴先生是在去年十二月初，当我接到了他想和我见面，希望我证实和提供二·二六事件的某些细节以及

请我作为冈田岂介首相的家属，来审阅这篇作品的电话时，我就对这位年轻人那种认真的态度产生了某种亲近的感觉。由于时间匆促，第一次见面被安排在我工作单位的办公室里。当时我没有充裕的时间，而吴先生大概也觉得在这种气氛中说话，收获不会很大。所以吴先生跟我说，今天先见个面，互相认识一下，向您问个好，以后再另约时间。这种谦虚有礼的态度顿时使我感到，中国不愧是一个很有礼貌的国家，而这种传统式的礼貌在我们日本，却已经看不见了。因为，在我所接待过的一些对二·二六事件感兴趣的采访者中，有很多人只是以采访为名，进而来推销商品，或者勒索钱财。他们的行径不仅使我失望，而且也使我感到，今天的日本，金钱的魅力以及那种铜臭的污染，确实已遍布于日本大多数人的内心世界了。相比之下，我对吴先生的那种真诚的心愿，尤为感动。于是，我迅速地画了草图，约定时间，在我的邻近东京郊外的家里会见，在那时，我们再好好地长谈一下。

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那一天，我特地穿了一件黑颜色的和服。因为，黑色的和服只有日本军人在会见最高贵的客人时才穿的。我想，在二·二六事件中，我自己就是一个海军军官，因此，以一个旧军人的身份来回忆和叙谈当年的情景，也许更富有诗意。

我们单刀直入话题，除了把我所能记得的事情直截了当地讲述给吴先生听以外，我还向他提供了各种资料以及当时关于我父亲在二·二六事件中的有关图片和日记。我想，既然在写历史事件，那总是资料越多越好吧。

吴先生很高兴。看得出来，他为能写好这本书，花费了不少精力和时间。他告诉我说，今天的会见简直太有收获了。

他还说，他要把我本人在这次事件中的有关细节也增补进去。对于他的热情，我很高兴，因此，我特意把自己刚刚完成的另一部描写二·二六事件的传记手稿，复印了一份送给他参考，并提笔为这位中国青年作家的作品写序。我真心地希望这部作品能够写得深刻一些，既符合于历史的真实，又不拘泥于历史事实的束缚，从而通过这个事件来揭露战争的罪恶，呼吁人类的和平。

我想，战后，裕仁天皇恩准已经八十多岁的父亲带手杖进入皇宫，并同意父亲的许多朋友们的意见，用他们捐献的银子制作一个和平鸽，镶在二·二六事件中侥幸生还的我父亲的手杖顶端，这件事的本身不也意味着经过了痛定思痛以后的日本人，对于和平的一种真诚的祈愿吗？

在我撰写此文的时候，正是二·二六事件发生五十周年的前夕，同样是初春，可现在的气候较五十年以前已经暖和多了。眼看着春天就要到来，因此我期待着，吴先生的这篇作品，能成为日中两国之间百花园里的一朵鲜花，为我们两国间的友谊而吐出花蕊。我希望能早日地看到它问世，并希望我们日中两国的读者都能喜欢它。

1986年2月20日

这个故事发生至今已经整整五十年了。今天，当我们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去看待这个事件时，我们会发现，历史是怎样地在嘲讽这幕剧中的那些丑角的。

这是一幕悲剧，它的意义在于揭示：疯狂和歇斯底里，有时候会毁灭世界，尚值得庆幸的是，这样的八十四小时，已经不会再出现了。



2 032 9482 6





冈田首相与松尾大佐

第一章

**1. 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五日晚上六时二十分，
一群图谋叛乱的皇道派军官，在大雪纷飞的皇宫附近，秘密集合，准备举事。**

一场罕见的春雪，抖抖索索而又纷纷扬扬地飘撒着，没有白天，没有黑夜，把日本东京都的上空，搅拌得一片昏沉；此刻，虽然才时近黄昏，但是，巍峨的帝国第一生命大厦和帝国剧场，却已经灯火通明了。尤其是皇宫围墙外的那幢四层楼的宫内省办公大厦和尚未竣工的国会大厦后面的那些仿埃及式的两层楼别墅群，更是灯火辉煌。持续不停的暴风雪和难以忍受的寒冷，似乎并没有使那些房子的主人们感到困倦，相反，他们的那种狂热的情绪就象屋顶烟囱上雾一样的热气似的，在难以抑制地往外冒着。假如此刻，我们能够登上皇宫护城河西侧的那一排排新建的芝加哥式的高楼，并从椭圆型的窗户上俯视整个东京都城，那么我们还可以发现，

东京银座——这兼并着东方文化和西方色彩的日本的百老汇大街，依然挤满了人群。妇女的首饰店，男人的和服店，寿司铺，咖啡馆，美国电影广告牌，西洋式的旋转着的舞厅……所组成的仙境，在那五光十色的霓虹灯的衬托下，更是令人眼花缭乱。人们并没有被眼前这场五十四年不遇的暴风雪带来的交通阻塞，燃料奇缺，食品价格上涨，电力供应不足等现状所烦恼，他们依然打着五颜六色的灯笼，随着各店铺门口挂着的暖帘，穿梭着，行走着，显示着一种既茫然而又欢乐的气氛。

这是公元一千九百三十六年二月二十五日的傍晚，这个时刻，对于日本政界和军界的许多人来说，都是难以忘怀的。

六时二十分左右，鹅毛大雪突然地停止了，仿佛是事先约定了似的，香田清真大尉，安藤辉三大尉，河野寿大尉，野中四郎大尉等和另外的几个负责守卫皇宫的部队的军官，相继地走进了皇宫外侧西端的第一师团的兵营。他们来到了兵营尾部那一间紧靠着护城河的有着滑动门，铺着榻榻米的日本式的和室，先后地在那些椭圆型的蒲团和草垫子上坐了下来，随着一些军官的不断走进，这间有着二十多叠空间的和室里，不一会儿就挤满了人。

六时三十分，当和室内的那座直落在地的古老的大钟轻轻地敲响了一下时，香田清真大尉抬起头来。他的神色十分阴郁，眉宇间透露着一种庄严而又残忍的光泽。假如，我们能透过屋内那忽明忽暗的灯光再去仔细地观看一下这位大尉的鼻子和眼睛，那么我们会感觉到善良和丑恶这两种绝然不同的神态，是怎样地在这位刚过而立之年的少壮派军

人的脸庞上合二为一的。

他的鼻梁骨很短，到了鼻尖的那一部分还微微隆起，而鼻尖下面的那两个黑呼呼的鼻孔，却显得又大又深，不论是往外透气还是往里吸气时，他的鼻孔都会象风箱一样地一扇一扇地抖动着，而在进行这样的运动时，他鼻孔下的那一簇胡子还会猛然地竖起，并同时地显示着脸颊上那一丝一丝横肉的扁圆粗野的皱纹。他的眼睛并不大，由于眉毛的清细和倒竖，他的眼睛有点象几何图案中的那种三角形，一旦脸色阴沉下来时，那三角形的眸子中射出来的光芒，就象那把闪着白光，带着血道的三角刮刀，任人望而生畏，不寒而栗。

“人都来齐了吗？”香田大尉用他那种嘶哑的嗓子低沉地问道，同时，还眯起了眼睛，扫视着屋内那一片黑压压的坐着的人群，猛地，他突然从蒲团上站了起来，大声地说道：“明天是什么日子，大家知道了吗？”

“知道……”军官们抬起头来，注视着香田大尉，喃喃地蠕动着嘴唇。

“没有别的选择了！陆军省的野村少佐已向内阁告密，我们的行动开始受到监视。只有这一条路了！与其让我们的生命无谓地牺牲，不如用我们的血去祭祖国！明天，等待明天的到来吧，我求神助我们成功！”香田大尉清真说着说着，又突然跪了下来。

“我们的计划是周密的。只要我们按照计划行事，我们就一定能成功！而且人民也会支持我们的！现在国家状况令人担忧，人民贫困不堪，外交软弱无力，皇军的统帅权又因为海军军宿会议的协定而遭到侵犯。那些有钱有势的财阀和官僚，在皇权庇护下，进行肮脏的勾当，并逐渐在腐蚀政府

和军队。国家将衰，生死于我们来说又有何用？”人群中，安藤辉三大尉声泪俱下地说道。他是日本皇宫卫队中一个典型的军官学校毕业的大官员，他的皮肤白皙细嫩，说话彬彬有礼，那张近乎于娃娃般的脸庞上并没有因为激动而变形。只是，那表面上看上去极其平静的神态和说话的语气中含有的那种真挚和诚恳，却又使他的演说富有极大的煽动力。终于，军官们坐不住了。

“不能让那些制统派的蠢驴们掌握政权，国家必须进行改革！”一个军官高声叫道。

“嘘，轻点……”香田大尉站了起来，“请记住，明天，二月二十六日才是我们高声大喊的日子，而今天，我们还得忍耐。”

“不！让忍耐见鬼去吧！不消除天皇与国民之间的障碍，国无宁日！”又一个军官继续大声地喊道。

“我们军队是最勇敢的，没有我们军人，哪来国会议院！”

“住口！你们这些白痴！没有脑袋的蠢货！你们以为光嚷嚷就能成大事，活见鬼！”安藤辉三大尉挥动着手臂，大声地骂道。“这里紧靠着皇宫，首相官邸就在旁边，不用十分钟，警察部队就会赶到，你我都将成为瓮中之鳖！”

望着安藤辉三那一脸的怒容，军官们被感动住了，他们互相地望了一眼，顿时又安静了下来。

“好吧，各位把自己的任务再落实一下，不要忘了，一到时间，我们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姿态去投入战斗！”香田清真大尉用那对充满着光泽的三角眼睛扫视了一下年轻的军官们，随后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并用一种颤抖的声音念道：“昭和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凌晨五时集合并开始行动。总

兵力由步兵第一连队，第三连队，近卫步兵第三连队的一部分组成，一共一千四百余名。袭击第一目标为首相官邸，刺杀冈田首相，兵力一共三百名，由栗原安秀中尉指挥；第二目标为藏相私邸，刺杀高桥是清藏相，兵力一共一百二十名，由中桥基明中尉指挥；第三目标为内府私邸，刺杀斋藤富内大臣，兵力一共二百名，由坂井直中尉指挥；第四目标为渡边私邸，杀掉渡边锭太教育总监，兵力三十名，由高桥太郎少尉指挥；第五目标为侍从长官邸，杀掉铃木贯太郎侍从长，兵力一百五十名，由安藤辉三大尉指挥；第六目标为牧野宿舍，杀害牧野伸显伯爵，兵力由士官生二名组成，由河野寿大尉指挥；第七目标为占领陆相官邸，停止其工作机能，兵力一百七十名，由我亲自指挥；第八目标为占领警视厅，兵力五百名，由野中四郎大尉指挥。此外，对西园寺公望元老私宅兴津的袭击，将由板垣中尉指挥，兵力……”香田大尉念着念着，不由地被底下的那些军官们越来越响的议论声所打断了。他抬起头来，再次地把那种锐利的目光扫向那些军官们，厉声说道：“什么？是没听明白还是有意见……”猛地，他好象又发现了什么似的，顿时大声地问道：“栗原中尉呢？栗原……”

军官们面面相觑。是的，人群中确实没有栗原中尉。

“清查人数！”香田大尉一阵惊恐，他飞快地清点着人数，终于，又安下心来了。没错，三十二个军官，一个也不少。他朝安藤大尉望了一眼，默默地点了点头后又突然问道：“栗原中尉小组的代表是谁？请站出来！”

“一等兵仓友音吉报到。”人群中，一个矮个的士兵走了出来。

“你们小组的任务是什么?”

“攻占首相官邸，刺杀冈田首相。”仓友音吉响亮地回答道。

“栗原中尉为什么不来参加会议?”香田清真大尉继续问道。显然，从他的语气中可以听出，大尉一方面对他的爱将栗原中尉没能来参加如此重要的会议非常不满，一方面对一等兵仓友音吉的回答表示高兴。

“中尉他……他去东京大教堂了。今晚，柏林交响乐团在那里演出威尔第的《安魂曲》。”仓友音吉犹豫了一下，又补充说道：“这是一首描写圣经的著名的曲子，中尉……他是个音乐迷，而且……前几天，他的父亲去世了……”仓友音吉抬起了头，用他那忧郁的目光仰望着香田大尉。

香田大尉没有再吱声，他仰天长吁了一声，慢慢地闭上了眼睛，一丝淡淡的愁绪，在他的眉宇中间散开了。

2. 在东京大教堂《安魂曲》忧伤的旋律中，两种力量在神秘地较量着。

东京大教堂位于东京都目黑区的东北部，这是一座纯西方式的建筑。尖尖的楼顶，椭圆型的百叶窗，装饰着圣经故事的雕像的板壁，富丽的地毯和悬挂着巨大的耶稣受难像的拱圆型的大厅，把种种的产生于中世纪的所谓的西方文明带到了日本这个岛国。可以这样说，这座富丽堂皇的大教堂，是日本社会自明治维新以来吸取西方文化，采取东西合璧这样的政策下的产物，是日本社会从封闭时代走向开放社会的一个象征。